

太和就是大和。是指天地之间的冲和之气——先对冲,再融合。其实就是阴阳中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形态。生命中充满了走向太和的元素。人的精神、元气、平和的心理状态,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的正常交替,都是太和的表现。太和是万物的生存之道。

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太和》。2024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和也是天津北部蓟州区域内的一处滞洪区,俗称东洼。相对应的还有西洼,又叫青甸洼,是我家乡的所在地。为家乡的某一类人写一本书,是我很多年前的念想。有意无意间,我也一直在作准备。这类人叫童养媳。如今,差不多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我小时候,随处都能够看到她们的身影。童养媳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口买卖。有的只是因为家境贫寒,养不起多出来的那张嘴,随便就送了人。还有,因为家庭变故,女孩成了累赘。在旧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一袋高粱,或两斗小米,都可能成为童养媳的身价。种种光怪陆离的剧目,在乡村上演了几千年。

我小时候到生产队出工,经常听到女人们相互诉苦。诉苦的内容,不外乎丈夫如何婆婆如

何。还有大姑子小姑子,大伯子小叔子。可见,不幸的媳妇要面临多少“敌人”。童养媳的境遇更极端些。因为寄人篱下,这样的姿势会作为烙印刻进皮肉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几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只有媳妇是外人。女人为难女人,是家庭的种子戏码。婆婆也是外来的,但因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便承袭了伦理道德的一些规则,年轻时受的委屈,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到儿媳身上。家族中,各种各样女性的命运总会提拎起我的神经,让我侧过头去想。侧过头去是在想这一类的女人,而不是单单是眼前的女人。她们的命运中,有着带血带泪的哀伤,但表面不动声色。家家都是寻常烟火,没有谁比谁更特殊。大家围坐在一起讲“古记”,女人也是听众,但从觉得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生活教会了女人服从和隐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

记忆中,母亲边纳鞋底边轻轻说出,像在唱歌谣。村庄被一条河堤围绕,三面环水。这个被我定义为罕村的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坐落在西洼的边沿上。大块的黑土地呈黏性,丰饶而又肥沃,与东洼的盐碱地形成鲜明对比。老人们都说,种子随便扔,扔什么长什么。割麦子,掰玉米,掐高粱和谷穗。地垄一眼望不到边,烈焰蒸腾中,女人总是和男人干一样的活计。

有一天,她来到了我们家。她住在前街,距我家很远。这时候生产队刚解体。“那些日子可熬过去了。”她边说边打开一块旧手帕,里面包了五十枚大铜子。“这些值钱吗?”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她只有不足一米四的身高,小小的头颅,脑后松散地挽着个髻。传说她一辈子不能上桌子吃饭,只是端着碗蹲在灶坑前。她说这些大铜子是从男人身上解下来的,把男人的皮肉都磕烂了。男人觉得值钱,便白天黑夜都揣身上。“能卖多少是多少。”我送她出院子,她絮絮地说:“我口袋里经常一分钱也没有。”

我知道她是童养媳。在这之前,我没想过童养媳是怎样一个概念。村里人都叫她“囤子媳妇”。后来我想了下这个“囤”字,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的模样。不知道她人生有过怎样的痛苦和挣扎。大家都忙自己的,一窝八口,柴米油盐,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计。后来我又了解了更多童养媳的信息。女性的命运史中,有这样一个名词长期被忽略,真是让人不甘。

随便一个场合都能遇到这样的话题。比如这个晚上,几个朋友小聚。一个山西籍的记者说自己的奶奶就是童养媳。当时我想,现在的90后或00后,还会知道这样一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吗?

“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写下这一行字,我自觉找到了她的来处,也找到了小说的切入点。那部这部小说还没有名字。那部属于盐碱地的大洼,名叫太和。太和是大词,就像三生万物一样有种无尽感。我请朋友写了“太和”两个大字,端详。黑色的墨,有一种饱和酣畅。仿佛一大片区域进行了空间腾挪,被两个巨大的墨字收储。这种感觉真是奇妙。她从内里走了出来。一个叫潘美荣的人,八岁被母亲牵着手送到了罕村

米,掐高粱和谷穗。地垄一眼望不到边,烈焰蒸腾中,女人总是和男人干一样的活计。

我小时候到生产队出工,经常听到女人们相互诉苦。诉苦的内容,不外乎丈夫如何婆婆如

何。还有大姑子小姑子,大伯子小叔子。可见,不幸的媳妇要面临多少“敌人”。童养媳的境遇更极端些。因为寄人篱下,这样的姿势会作为烙印刻进皮肉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几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只有媳妇是外人。女人为难女人,是家庭的种子戏码。婆婆也是外来的,但因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便承袭了伦理道德的一些规则,年轻时受的委屈,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到儿媳身上。家族中,各种各样女性的命运总会提拎起我的神经,让我侧过头去想。侧过头去是在想这一类的女人,而不是单单是眼前的女人。她们的命运中,有着带血带泪的哀伤,但表面不动声色。家家都是寻常烟火,没有谁比谁更特殊。大家围坐在一起讲“古记”,女人也是听众,但从觉得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生活教会了女人服从和隐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

记忆中,母亲边纳鞋底边轻轻说出,像在唱歌谣。村庄被一条河堤围绕,三面环水。这个被我定义为罕村的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坐落在西洼的边沿上。大块的黑土地呈黏性,丰饶而又肥沃,与东洼的盐碱地形成鲜明对比。老人们都说,种子随便扔,扔什么长什么。割麦子,掰玉米,掐高粱和谷穗。地垄一眼望不到边,烈焰蒸腾中,女人总是和男人干一样的活计。

有一天,她来到了我们家。她住在前街,距我家很远。这时候生产队刚解体。“那些日子可熬过去了。”她边说边打开一块旧手帕,里面包了五十枚大铜子。“这些值钱吗?”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她只有不足一米四的身高,小小的头颅,脑后松散地挽着个髻。传说她一辈子不能上桌子吃饭,只是端着碗蹲在灶坑前。她说这些大铜子是从男人身上解下来的,把男人的皮肉都磕烂了。男人觉得值钱,便白天黑夜都揣身上。“能卖多少是多少。”我送她出院子,她絮絮地说:“我口袋里经常一分钱也没有。”

我知道她是童养媳。在这之前,我没想过童养媳是怎样一个概念。村里人都叫她“囤子媳妇”。后来我想了下这个“囤”字,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的模样。不知道她人生有过怎样的痛苦和挣扎。大家都忙自己的,一窝八口,柴米油盐,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计。后来我又了解了更多童养媳的信息。女性的命运史中,有这样一个名词长期被忽略,真是让人不甘。

随便一个场合都能遇到这样的话题。比如这个晚上,几个朋友小聚。一个山西籍的记者说自己的奶奶就是童养媳。当时我想,现在的90后或00后,还会知道这样一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吗?

“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写下这一行字,我自觉找到了她的来处,也找到了小说的切入点。那部这部小说还没有名字。那部属于盐碱地的大洼,名叫太和。太和是大词,就像三生万物一样有种无尽感。我请朋友写了“太和”两个大字,端详。黑色的墨,有一种饱和酣畅。仿佛一大片区域进行了空间腾挪,被两个巨大的墨字收储。这种感觉真是奇妙。她从内里走了出来。一个叫潘美荣的人,八岁被母亲牵着手送到了罕村

米,掐高粱和谷穗。地垄一眼望不到边,烈焰蒸腾中,女人总是和男人干一样的活计。

我小时候到生产队出工,经常听到女人们相互诉苦。诉苦的内容,不外乎丈夫如何婆婆如

何。还有大姑子小姑子,大伯子小叔子。可见,不幸的媳妇要面临多少“敌人”。童养媳的境遇更极端些。因为寄人篱下,这样的姿势会作为烙印刻进皮肉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几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只有媳妇是外人。女人为难女人,是家庭的种子戏码。婆婆也是外来的,但因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便承袭了伦理道德的一些规则,年轻时受的委屈,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到儿媳身上。家族中,各种各样女性的命运总会提拎起我的神经,让我侧过头去想。侧过头去是在想这一类的女人,而不是单单是眼前的女人。她们的命运中,有着带血带泪的哀伤,但表面不动声色。家家都是寻常烟火,没有谁比谁更特殊。大家围坐在一起讲“古记”,女人也是听众,但从觉得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生活教会了女人服从和隐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

记忆中,母亲边纳鞋底边轻轻说出,像在唱歌谣。村庄被一条河堤围绕,三面环水。这个被我定义为罕村的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坐落在西洼的边沿上。大块的黑土地呈黏性,丰饶而又肥沃,与东洼的盐碱地形成鲜明对比。老人们都说,种子随便扔,扔什么长什么。割麦子,掰玉米,掐高粱和谷穗。地垄一眼望不到边,烈焰蒸腾中,女人总是和男人干一样的活计。

有一天,她来到了我们家。她住在前街,距我家很远。这时候生产队刚解体。“那些日子可熬过去了。”她边说边打开一块旧手帕,里面包了五十枚大铜子。“这些值钱吗?”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她只有不足一米四的身高,小小的头颅,脑后松散地挽着个髻。传说她一辈子不能上桌子吃饭,只是端着碗蹲在灶坑前。她说这些大铜子是从男人身上解下来的,把男人的皮肉都磕烂了。男人觉得值钱,便白天黑夜都揣身上。“能卖多少是多少。”我送她出院子,她絮絮地说:“我口袋里经常一分钱也没有。”

银杏树下

宁白

女子身边,蹲下,扶起女子,把叶片给她看,神情真诚又有点调皮。男人笑得分外明朗,眼睛里都透出笑意。女子也开心地笑了。然后,相拥着,坐在草地上,各用一只手捏住叶子,放在两人中间,如同握着各自爱的魂灵,自拍。两人的表情快乐、朴真,让你看到他们心中的单纯。

我悄悄地转到他们身后,拍下了两人自拍的背影。一个健朗阳光的男人和一个残疾的女人相恋,总是令人心动。看着他们衣着朴素,由心向外的笑容,我不相信这是带有功利性的相好,他们跨越了身体对等的走近,是有着超然物性的互相吸引,是心与心的恋情。

我忍不住走到他们正面去。我也蹲下,冒昧地、轻轻地问他们:“你们从哪里过来的?”“我们是从台湾来这里玩的。”男的说。我对女的说:“他明朗的表情感染到我了,他的笑一定会印在你心里。”她羞涩地一笑,与男的相视瞬间后,开心地笑出声来。

大多数中国读者知道五木宽之,大概始于他的《看那灰色的马》。五木宽之被誉为当代日本文学巨匠,是日本大众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如今已年逾九十的他仍将读书当作每天必做的一件要事。

“文字是抗拒孤独的特效药。”五木先生对记者说,“对于将文字看作朋友的人,孤独并不可怕。人一到晚年,就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与人的交往变得少了。这时候有书在手,也就没有闲暇去感受孤独了。”

据五木先生介绍,他体会文字能消解孤独感,是来自孩提时代的体验。五木先生出生后没多久就与父母一起去了朝鲜半岛。做教师的父亲因工作需要常常调换学校,他也跟着辗转各地。在他懂事的年龄时住下的地方是个几乎不见一个日本人的小村镇,因为语言不通,他没法同当地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只得依靠阅读家里的图书打发时间,慢慢便成了一个与文字交朋友的孩子。父亲教国语、日文,他的书架上有很多黑格尔以及西田几多郎、平田笃胤、贺茂真渊等人的国学类的书;母亲的书架上有他喜欢的赛珍珠的《大地》,还有当时十分畅销的森田玉的《木棉随笔》。后来,父亲成了平壤师范学校的教师,五木先生的家搬到了城里,住进了学校里的家宿舍。他家所住的宿舍有一条走廊可通往学校图书馆,图书馆的钥匙是父亲保管的,这下他便有了随意进出图书馆的便利条件。“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感觉简直就像老鼠掉进了米仓。”

相对于端坐桌前打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阅读,五木先生更多的是漫不经心地随手拿起一本薄薄的文库本读起来。就算是上厕所、进洗澡间也是手边少不了一本。临睡前,轻松有趣的外国推理小说就是最好的安眠药。每次外出办事,也总会带上一本书,所以就算对方迟到一会儿,他也毫不在意。

愿意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各人有各人的嗜好,而对于五木先生来说,消磨生活中的时间,再没有比文字更合适的了。他说,“阅读”这种行为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今,总有它的道理;能阅读文字,是人类生生不息的一大原因。阅读已存世成百上千年的经典书籍是一件乐事,从新近出版的期刊上感受时代的气息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五木先生把“杂”作为自己创作的箴言;同样,阅读他也提倡“杂读”。对于阅读的书籍,他是来者不拒,拿到什么读什么。从佛典到间谍小说,甚至连药品说明书也会成为他浏览的对象。对此他有个比喻,“就如相比较在一条道上一个劲儿地埋头赶路,还是离开正道,在不经意的地方更容易遇到新发现。”

前读后忘,是老年人阅读的一大苦恼,但五木先生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阅读伊始便跟着遗忘,这完全不用担心。倒是正因为有遗忘,才能享受阅读新书的快乐。“同一本翻译推理小说每读一遍我都会有新的惊奇,这应该说是得益于遗忘吧?”

而且该片只拍完六集,“请看下集”成了无法兑现的承诺。

我还会做走进美影厂摄影棚的梦,有时甚至还梦见自己用电脑特技重现父亲的美术电影作品,这一定是浓浓的美术片情结使然。中国美术电影曾被誉为世界美术电影中学院派代表之一,在多年前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说自己有个梦想,希望中国美术电影能再现辉煌。这些年来,欣喜地看到佳片不断,除了美影厂那些经典作品,又涌现出《大圣归来》《哪吒》《醒狮少年》《白蛇》《姜子牙》等等,每部片子都让人眼前一亮。再创中国美术电影辉煌,一定是那些主创者所逐之梦、所筑之梦,或许未来我也能为此尽一份力! 愿好梦成真!

人到中年,更能体味生活不易,心灰意冷之时不如看一部动画片。

十日谈

我爱动画片 责编:沈琦华 殷健灵

“让我给你们拍张照吧,我觉得很美呢。”我的赞美中,夹杂有一丝自私的祈求,我想留下以后记忆的画面。

他们无声地应允了。女的双手环扣男的左臂,依偎在男的肩膀。男的右手挺直指天,做出了胜利的动作。他们靠着树干,两人的笑容那么畅快、那么纯净。男的硬朗洒脱,女的脸上洋溢着一片春光。哪里像三十五六岁的人呢。

我没有发现,我的同伴,也悄悄拍下了我们三人聊天时的照片。照片上,女的坐靠着树干,男的已经跪在了草地上,这是他对自己残疾女人的爱的姿态。我蹲对着他们。橙黄的银杏树叶低低地垂挂在我们头顶。爱的纯真,把这幅照片,渲染得如此之美。

回到车上,两个萍水相逢的旅人,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很少能看到,一个残疾人会得到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倾心的感情。这一对恋人,他们从相识、相知到难以分离的过往,一定非同寻常,会感动过很多人。

从车窗看去,铺满黄叶的草地上,男的正扶着女的慢慢起身。他们也准备离开了。

天阴沉着。时而有阳光露出云层,透过树的枝叶,点点闪烁在他们身上。这是上天向他们表达着美好的祝福。

阅读消解孤独

杜海清



泰山松 (纸本水墨) 何筱君

周日和家人一起去影院看了《哪吒2》,好看!因为父亲、母亲和姐姐都曾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过,我从小就对美术片如痴如醉,几十年未变。

多年前曾写过一文《梦里依稀美影人》,提及梦见儿时特别熟悉的父母工作场地:摄影棚被厚重的遮光幕布隔成一个个工作区,每个工作区里布置了各种的摄影灯,灯光和摄影机镜头都汇聚到工作台那片神奇的小世界上。那里静静地站着准备收拾假李逵的梁山好汉黑旋风、爱说“假如我是武松”之类大话的宋武、智斗巴依老爷的阿凡提……动作设计师给它们“扳动作”,一秒钟的镜头要“扳”24个,细微的变化被一一拍摄,连在一起投射到银幕上,这些可爱的形象仿佛被吹了口仙气般瞬间活了,演绎起一段段精彩的故事。

那只是木偶片的拍摄场面,动画片是对着绘制好的画面拍摄后连起来

放映,剪纸片拍摄的则是精美的剪纸作品。

如今的美术片,在电脑技术的加持下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当然,我个人觉得这只是吸引观众的一个方面,一部优秀的美术电影作品,需要故事、造型、音乐完美组合,才能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与美的感受。当年美影厂的经典作品呈现的是质朴之美、简约之美,现在的影片更灵动、更精致、更天马行空,这也是一种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1986年父亲詹同担任总导演兼美术设计的宽银幕布袋木偶片《擒魔传》。造型设计稿如同工笔画般精致,其中那幅骑在墨麒麟上的闻太师,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绿战袍上的金线龙纹也画得一丝不苟,我

自然知识

格至

吹下了树。更糟糕的是,豆粒大的雨也来了,把大头蚂蚁扛着的食物冲走了……

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听任大自然任意作为。自然知识告诉你,你一生下来,就得遵循食物链和丛林法则。注定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没有大象,也会没有老虎,那要紧吗?不要紧。因为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种我们相识或者不相识的物种离开我们,但同时也有无数种闻所未闻的物种来到我们的身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变幻莫测,曾经那么强大的恐龙消失了,当时的先人肯定一片恐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太阳会照常升起,但这个太阳必定是不一样的太阳,是新太阳。

至今记得自己初见画稿时的震撼。所有的造型都由工艺师制成精致的木偶。

父亲并未采用逐格拍摄的方式,而是将传统的布袋木偶与电影蒙太奇手法相结合。漳州木偶剧团的表演艺术家们像戴手套般撑起木偶对着摄影机镜头进行表演,所有的拍摄技巧都和拍真人影片一般无二。这是中国首部用电影手法拍摄的木偶片。当年,父亲带领摄制组驻扎漳州,连续拍摄数月才回上海住几天,整整拍了一年多,至今他的老同事仍会回忆起他们当年拍摄时的艰辛。

1995年,《擒魔传》曾有机会参加国际电影节,主办方听漳州木偶剧团艺术家介绍后,非常期待这部充满中国特色的美术电影作品,但可惜那时父亲已去世,片子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送出。